

科普文学

果园是我的果园,是城市里一个客厅外的几十平方米的一块土地。土虽然没有多少,却长了不少的花花草草,它们是我的家人刻意为之,一方面确实可以观赏,开门即是满眼绿色,另一方面又有实用价值,到了时令节日有蔬菜果果吃,那真的是一处可观可看可用可饱的地方。

一棵柚子树,在果园果不老不嫩,既不是老资格,也不是愣头青。

这棵柚子树是我过去在一所农村中学教的一个学生挖来的。他始终没有忘记我,听说我的新房子有个小花园,就从几十公里外淘了一棵送过来,亲自培土栽下去。第二年就开了花,花朵一点不奇特,不大也不小,不鲜也不艳,极其普通,关键的是花不是一朵挨一朵,而是一簇簇的,五朵七朵不论。花朵浪费不少,到了挂果时是没有那么多的,好多花朵掉下来也就无影无踪,只有那极少的花朵成了名副其实的柚子。

一棵柚子树的枝丫上结了几个果子,一开始看不出什么,看起来硕果累累,特别惹人喜欢。过不了多久,那样的硕果累累也不见得是好事,那嫩嫩的枝丫明显承受不起这几个果子的重量,闪得晃悠悠的。几个果子倒是不管这些,在树叶的掩映下各自吸收着阳光和雨水,谁也不让谁。已经挂了果的柚子树不知怎么办,那都是它的孩子,哪一个都是一样的,没有亲疏之别,可它也清楚,这样的成长,对哪一个果子都没好处。

我多次站在柚子树下方,低着头穿行在果树之间,不记得摸了这些果果多少次,一遍一遍地走过来走过去,不知道该怎么办。

果子长得愈来愈大,可比起那些枝丫上生长的只有一个果果的明显要小不少,这种差别在柚子树的怀抱中

疏果果

刘泽安

太过打眼,任何一个来过果园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一个果子的枝丫和几个果子的枝丫不单是承受的重量不同,分享的阳光和雨水也不一样,吸收的营养自然也不同。果子长得小点慢点没什么,关键是一根枝丫承受不起那些果果,再往后走的结果是枝丫要折断,枝丫上的果果还怎么生存?

看来,疏果是必须的。谁愿意成为第一个果果被疏下来呢?

柚子树苦恼,我也苦恼。柚子树和我的苦恼,有谁知道?雨水和阳光知道吗?

闭着眼睛在柚子树下转悠,伸手摸了摸头顶上的四个柚子,差不多大的柚子果果,正因为是四个,比其他枝丫上的果果都要小,不仅仅是个头,从果皮的肤色、润泽度都看得出来,四个柚子果果长得不好,如果是两个或者一个,那情况肯定不一样。

我的眼睛是闭着,我的心在滴血,可我的手必须要行动,再也不能傻等了,等待的结果是枝丫上的四个果果都成了牺牲品。

不管那么多,我要成为杀果果不眨眼的刽子手,不看。

伸出我的一只手,瞬间扯下两个果果,没有去认真选择扯下哪两个。把那瞬间扯下的两个果果放哪儿呢?不可能直接扔进垃圾堆吧。那样我的愧



疚会更深。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果果放进了水果提篮的一角,当成已经成熟的果果,这样的话,我心里好受些,毕竟它们两个还是果果。

渐渐的,提篮里面的两个果果变了色,失去了生气勃勃的样子,我没有难过,只是无奈。它们是牺牲了,成就了另外两个果果,但它们不是牺牲品,是另外两个果果的兄弟,一棵柚子树枝丫上的兄弟。

又过了一段时间,提篮里面的两个兄弟蔫坏了,这不容置疑,谁也没办法,没有阳光和雨水的光顾,也没有土地的眷顾。那尚在枝丫上的两个兄弟,一个劲儿地往大个头上串,个子大了,颜色更光鲜,已经与柚子树上其他的果果相差不了多少,只有那么点时间,那两个兄弟真的是争气,为它们离开枝丫的两个兄弟争了气。

疏果,有的果果就成了尘土,让我的心流血。

疏果,有的果果成长会更快,我的心一样会流血。

如果果果真的是有生命的孩子,那它的父母会怎么办?你呢,你的父母又会怎么办?

难道柚子树枝丫上的果果就没有生命吗?可能生命的形式和载体不一样,我们的处置方式就不同。

我不敢再想下去,也不能再写下去。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主席)

楠竹锦橙

唐代贤

楠竹村在长江岸边
无修竹身影
满坡的柑橘树
挂满了金灿灿的锦橙

买果的车辆停靠成长龙
果园里传出的采摘欢笑声格外悦耳
像是先秦吟诵的《橘颂》
果农驾着电动三轮车忙碌搬运
温热的汗水不停流淌

村里的孩童跑到跟前
红彤彤的脸蛋呀
就像这红彤彤的锦橙
鲜艳暖洋

“叔叔,我扫你微信收付款吧!”
一旁的父母摩挲着娃儿的头
脸上乐开了花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会员)

百年银杏

黄愷新

一棵银杏树,将上百年的岁月
裁剪成风衣,披在身上
风,吹不走她的绿荫
酷暑,也渴不死每一片树叶
她遵从季节的轮回
也不会将天空占为己有

一百个春夏,她都在模仿人间
怀抱鸟巢,学做母亲
一百个秋冬,她都在观察人间
用果实的微笑,掩藏内心的寂寞

别以为树干像期颐老人那样
举着沉重的树冠,体力不支
和天空较劲的时候,依然挺拔
高昂起头颅,像蓄势待发的思想家

一棵百年银杏
就是一部百年传奇

年关望山

冯国平

年关弟弟在远方望山
望山上的树木回乡的路
被寒风风雪阻挡

弟弟悠扬的笛声
似凌风四散的乡曲
风中的火焰被你的目光覆盖
像落魄的诗人如你的哥哥
在凝望中渐渐模糊清晰的脉络

弟弟四千里外的江山大遥远
流浪的翅膀无法在困窘中启航
年关的夜晚
我和我的嫂子
翻点你的衣物

像翻点一首家乡断肠的民谣
像暗自忧伤的寒号鸟不忍向西
向西有你芦花一样的期盼

弟弟 倦鸟未归的诗句被炉火点燃
寒风四起

你在南方之南的一个城市
怎样蜷缩自己的思想
怎样沮丧自己的表情
面对城市音乐的摇滚
弟弟仰望高山

盼望风雪与天空燃烧的弟弟
在年关到来之际
你要把住把年关咬紧
不要被城市的喧嚣和除夕的焰火
逼出滚烫的泪来



上网课

吕祝子恒

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几年没有一个学生能躲过上网课,无论你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也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博士生,上网课成了一日三餐,成了基本口粮,你必须无条件接受,哪怕感觉难以下咽。

我是从初三就开始上网课,那时疫情刚起。刚上网课那阵,其实是有些兴奋,甚至有些激动,毕竟没经历过。兴奋不是没有理由,不用去教室,不用面对老师,在家里就把课上了,多好的事情啊!但上了一段时间网课,兴奋劲就过了,有了疲倦迹象,甚至感觉到某种无聊来。

确实,上网课的弊端一天天显露出来,这种看似自由的方式需要很强

的自觉性,需要自律才行。因为不在教室,没有老师看着,开小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随时起身倒水或者上厕所都是常事,顺便吃点零食也很平常,你甚至可以闭上眼睛听课。也许你不是故意的,但相对自由舒适的环境总是让你处于松弛状态,时间一长你就有些松懈了,本能地搞出一些小动作,上课的效果自然会打折扣。就算老师讲课再精彩,讲得再激情洋溢,毕竟中间隔着一道冷冰冰的屏幕,于是一切都会显得冷冰冰的,老师的声音是冷冰冰的,那些字是冷冰冰的,那些公式是冷冰冰的……面对冷冰冰的东西,人的内心就会跟着变冷,变得麻木,变得无聊无趣,便有了

逃离的冲动。

我不知道别人上网课的情况如何,但对自己上课的事情一清二楚。我就逃过一次课,而且还是故意的。那是语文课,老师讲的课我事先都预习过,连课文都已经背熟了,感觉再竖起耳朵听老师讲半天有些无趣,便关了摄像头,转头去看了一会儿小说,是纸质书。应该说,我还没有胆量转头去玩游戏,那是我固守的底线。但事情就有那么巧,在我看小说正起劲的时候,老师却突然发问了,问我人在哪儿,是不是压根没上课。我先是脑袋发蒙,然后才反应过来,赶紧回答自己一直在听课,但摄像头好像突然坏了。我知道自己在撒谎,但不这样过不了关。老师半开玩笑地说,下节课你最好把摄像头修好。他可能知道我在撒谎,但没有拆穿。正所谓“明人不用指点,响鼓不用重锤”,老师给我留了面子,我不能不给老师面子,不能不给自己长脸。自从那次逃课后我就有了警醒,过后再没逃过课,而且尽量不搞小动作。

现在突然一切都放开了,又开始回学校正常上课。回到曾经熟悉的教室,回到曾经熟悉的线下上课情境,望着老师们一张张鲜活的脸,我却莫名生出一丝陌生感,这样的陌生感又催生出一丝好奇和兴奋,也有一丝激动。激动之余我在想,断断续续伴随自己几年的网课,是不是就这样消失了。

(作者系重庆八中高2023级学生)